明皇雜錄/卷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明皇雜錄
卷上

► 卷下

開元中，房琯之宰盧氏也，邢真人和璞自泰山來，房琯虛心禮敬，因與攜手閒步，不覺行數十里。至夏谷村，遇一廢佛堂，松竹森映。和璞坐松下，以杖扣地，令侍者掘，深數尺，得一鉼，鉼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。和璞笑謂曰：「省此乎？」房遂灑然方記其為僧時，永公即房之前身也。和璞謂房曰：「君歿之時，必因食魚膾；既歿之後，當以梓木為棺；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，不處公館，不處玄壇佛寺，不處親友之家。」其後譴於閬州，寄居州之紫極宮。臥疾數日，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，房亦欣然命駕，食竟而歸，暴卒。州主命攢櫝於宮中，棺得梓木為之。

開元末，杭州有孫生者，善相人。因至睦州，郡守令遍相僚吏。時房琯為司戶，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縣丞，孫生曰：「二君位皆至臺輔，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，崔後合為杭州刺史，某雖不見，亦合蒙其恩惠。」既而房以宰輔齎冊書，自蜀往靈武授肅宗。崔後果為杭州刺史，下車訪孫生，即已亡旬日矣。署其子為牙將，以粟帛賑恤其家。

開元中，上急於為理，尤註意於宰輔，常欲用張嘉貞為相，而忘其名。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，訪直宿者為誰，還奏中書侍郎韋抗，上即令召入寢殿。上曰：「朕欲命一相，常記得風標，為當時重臣，姓張而重名，今為北方侯伯。不欲訪左右，旬日念之，終忘其名，卿試言之。」抗奏曰：「張齊丘今為朔方節度。」上即令草詔，仍令宮人持燭，抗跪於御前，援筆而成，上甚稱其敏捷典麗，因促命寫詔勅。抗歸宿省中，上不解衣以待旦，將降其詔書。夜漏未半，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。上迎謂曰：「非張齊丘，乃太原節度張嘉貞。」別命草詔。上謂抗曰：「維朕志先定，可以言命矣。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

疏，首舉一通，乃嘉貞表也，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。此亦天啟。非人事也。」上嘉其得人，復歎用舍如有人主張。

蘇頲聰悟過人，日誦數千言，雖記覽如神，而父瓌訓厲至嚴，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，出其脛受榎楚。及壯，而文學該博，冠於一時，性疎俊嗜酒。及玄宗既平內難，將欲草制書，甚難其人，顧謂瓌曰：「誰可為詔？試為思之。」瓌曰：「臣不知其他，臣男頲甚敏捷，可備指使。然嗜酒，幸免沾醉，足以了其事。」玄宗遽命召來。至時宿醒未解，粗備拜舞。嘗醉嘔殿下，命中人扶臥於御前，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。既醒，受簡筆立成，才藻縱橫，詞理典贍。玄宗大喜，撫其背曰：「知子莫若父，有如此耶？」由是器重，已註意於大用矣。韋嗣立拜中書令，瓌署官告，頲為之辭，薛稷書，時人謂之「三絕」。頲纔能言，有京兆尹過瓌，命頲詠「尹」字，乃曰：「醜雖有足，甲不全身；見君無口，知伊少人。」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，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，謂瓌曰：「成某誌不過煩相君諸子：五郎文，六郎書，七郎致石。」瓌大笑，口不言而心服其公。瓌子頲第五，詵第六，冰第七；詵善八分書。

玄宗御勤政樓，大張樂，羅列百妓。時教坊有王大娘者，善戴百尺竿，竿上施木山，狀瀛洲、方丈，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，歌舞不輟。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，年方十歲，形狀獰劣，而聰悟過人。玄宗召於樓上簾下，貴妃置於膝上，為施粉黛，與之巾櫛。玄宗問晏曰：「卿為正字，正得幾字？」晏曰：「天下字皆正，唯「朋」字未正得。」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，晏應聲曰：「樓前百戲競爭新，唯有長竿妙入神，誰謂綺羅翻有力，猶自嫌輕更著人。」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，歡笑移時，聲聞於外，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。

楊國忠之子暄，舉明經。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，不及格，將黜落，懼國忠而未敢定。時駕在華清宮，珣子撫為會昌尉，珣遽召使，以書報撫，令候國忠，具言其狀。撫既至國忠私第，五鼓初起，列火滿門，將欲趨朝，軒蓋如市。國忠方乘馬，撫因趨入，謁於燭下，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，撫蓋微笑，意色甚歡。撫乃白曰：「奉大人命，相君之子試不中，然不敢黜退。」國忠卻立，大呼曰：「我兒何慮不富貴，豈藉一名，為鼠輩所賣耶！」不顧，乘馬而去。撫惶駭，遽奔告於珣曰：「國忠持勢倨貴，使人之慘舒，出於咄嗟，奈何以校其曲直？」因致暄於上第。既而為戶部侍郎，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，與同列。暄話於所親，尚歎己之淹徊，而謂珣遷改疾速。

蕭穎士，開元二十三年及第，恃才傲物，曼無與比，常自攜一壺，逐勝郊野。偶憩於逆

旅，獨酌獨飲。會有風雨暴至，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。穎士見其散冗，頗肆陵侮。逡巡風定雨霽，車馬卒至，老人上馬，呵殿而去。穎士倉忙覘之，左右曰：「吏部王尚書，名丘。」初，蕭穎士常造門，未之面，極驚愕。明日，具長牋造門謝，丘命引至廡下，坐責之，且曰：「所恨與子非親屬，當庭訓之耳。」頃曰：「子負文學之名，踞忽如此，止於一第乎？」穎士終揚州功曹。

潤州刺史韋詵，自以族望清華，嘗求子壻，雖門第貴盛、聲名藉甚者，詵悉以為不可。遇歲除，日閑無事，妻孥登城眺覽，見數人，方於園圃有所瘞。詵異之，召吏指其所，使訪求焉。吏還白曰：「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。」令與寬俱來，詵詰其由，寬曰：「某常自戒，義不以苞苴汙其家。今日有人遺鹿，置之而去，既不能自欺，因與家僮瘞於後園，以全其所守。不謂太守見之。」詵因降階曰：「某有息女，願授君子。」裴拜謝而去。歸謂其妻曰：「嘗求佳壻，今果得之。」妻問其誰，即向之城上所見瘞物者。明日，復召來，韋氏舉家視其簾下。寬衣碧衫，疎瘦而長，〈舊制，八品以下衣碧。〉入門，其家大噱，呼為鸛鵲，詵妻涕泣於帷下。既退，詵謂其妻曰：「愛其女，當令作賢公侯之妻，奈何白如瓠者，人奴之材？」詵竟以女妻之，而韋氏與寬偕老，其福壽貴盛，親族莫有比焉。故開元、天寶推名家舊望，以寬為稱首。

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，頗懷疑阻，屢以事相侵，張銜之頗切。姚既病，誡諸子曰：「張丞相與我不葉，釁隙甚深。然其人少懷奢侈，尤好服玩，吾身歿之後，以吾嘗同寮，當來弔。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，羅列於帳前，若不顧，汝速計家事，舉族無類矣；目此，吾屬無所虞，便當錄其玩用，致於張公，仍以神道碑為請。既獲其文，登時便寫進，仍先礱石以待之，便令鐫刻。張丞相見事遲於我，數日之後必當悔，若卻徵碑文，以刊削為辭，當引使視其鐫刻，仍告以聞上。」訖姚既歿，張果至，目其玩服三四，姚氏諸孤，悉如教誡。不數日文成，敘述該詳，時為極筆。其略曰：「八柱承天，高明之位列，四時成歲，亭毒之功存。」後數日，張果使使取文本，以為詞未周密，欲重為刪改。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，乃告以奏禦。使者復命，悔恨拊膺，曰：「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，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遠矣！」

李適之既貴且豪，常列鼎於前，以具膳羞。一旦，庭中鼎躍出相鬥，家僮告適之，乃往其所，酹酒自誓，而鬥亦不解，鼎耳及足皆落。明日，適之罷知政事，拜太子少保，時人知其禍未止也。俄為李林甫所陷，貶宜春太守。適之男霅，為衛尉少卿，亦貶巴陵郡別駕。適之至州，不旬月而終，時人以林甫迫殺之。霅乃迎喪至都，李林甫怒猶未已，令人誣告於河南府，杖殺之。適之好飲，退朝後，即速賓朋親戚，談話賦詩，曾不備於

林甫。初，適之在相位日，曾賦詩曰：「朱門長不閉，親友恣相過，今日過五十，不飲復如何？」及罷相，作詩曰：「避賢初罷相，樂聖且銜杯，借問門前客，今朝幾箇來？」及死非其罪，時人冤歎之。

李林甫宅亦屢有怪妖，其南北隅溝中，有火光大起，或有小兒持火出入，林甫惡之，奏於其地立嘉猷觀。林甫將疾，晨起將朝，命取書囊，即常時所要事目也。忽覺書囊頗重於常，侍者開視之，即有二鼠出焉。投於地，即變為狗，蒼色壯大，雄目張牙，仰視林甫。命弓射之，殷然有聲，狗形即滅。林甫惡之，稱疾不朝。其日遂病，不踰月而卒。

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，觀其嬉戲，取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，縱令爭取，以觀其志。莫不奔競，厚有所獲，獨玄宗端坐，畧不為動。後大奇之，撫其背曰：「此兒當為太平天子。」遂命取玉龍子以賜。玉龍子，太宗於晉陽宮得之，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，及大帝載誕之三日後，以朱絡衣褓並玉龍子賜焉。其後常藏之內府，雖其廣不數寸，而溫潤精巧，非人間所有。及玄宗即位，每京師　　雨，必虔誠祈禱，將有霖註，逼而視之，若奮鱗鬣。開元中，三輔大旱，玄宗復祈禱，而涉旬無雨，帝密投南內之龍池，俄而雲物暴起，風雨隨作。及幸西蜀，車駕次渭水，將渡，駐蹕於水濱，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弄者，於沙中得之。上聞驚喜，視之泫然流泣，曰：「此吾昔時所寶玉龍子也。」自此每夜中，光彩輝燭一室。上既還京，為小黃門攘竊以遺李輔國，李輔國常置於櫃中。輔國將敗，夜聞櫃中有聲，開視之，已亡其所。

王鉷之子準，為衛尉少卿，出入宮中，以鬥雞侍帝左右。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，林甫子岫為將作監，亦入侍帷幄。岫常為準所侮，而不敢發一言。一旦，準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，瑤望塵趨拜，準挾彈，命中於瑤巾冠之上，因折其玉簪，以為取笑樂。遂置酒張樂，永穆公主親禦匕。公主即帝之長女也，仁孝端淑，頗推於戚裏，帝特所鍾愛。準既去，或有謂瑤曰：「鼠輩雖恃其父勢，然長公主帝愛女，君待之或闕，帝豈不介意耶？」瑤曰：「天子怒無所畏，但性命繫七郎，安敢不爾！」時人多呼準為七郎，其盛勢橫暴，人之所畏也如是。

王毛仲，本高麗人，玄宗在藩邸，與李宜得服勤左右，帝皆愛之。每侍宴，與姜皎同榻坐於帝前。既而貴倨恃舊，益為不法，帝常優容之。每遣中官問訊，毛仲受命之後，稍不如意，必恣其淩辱，而後遣還。高力士、楊思勗忌之頗深，而未嘗敢言於帝。毛仲妻李氏，既誕育三日，帝命力士賜以酒食、金帛甚厚，仍命其子為五品官。力士既還，帝曰：「毛仲喜否，復有何詞？」力士曰：「出其兒以示臣，熟眄褓中曰：『此兒豈不消

三品官？』」帝大怒曰：「往誅韋氏，此賊尚持兩端，避事不入，我未嘗言之。今敢以赤子恨我耶！」由是恩義益衰。帝自先天在位，後十五年至開府者惟四人：後父王仁皎、姚崇、宋璟、王毛仲而已。